



视界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 一部映照现实的温暖喜剧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剧照

日前,由甘肃籍导演王晓丰编剧、执导,张颂文、曾柯琅领衔主演的荒诞喜剧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正式上映。该片在甘肃玉门取景拍摄,融甘肃方言、地域风情和地方美食于一体,使观众在笑中带泪的观看体验中得到温暖慰藉和心灵治愈。

## 剧情故事:两个孤独的靈魂相互照亮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是一部充满现实关怀的电影作品。故事围绕生活失意到老郑展开。遭遇中年危机的老郑与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随后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为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两人一路同行,一段身份悬殊的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影片将镜头对准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以幽默又饱含温情的方式,探讨现代社会人们如何在友情中找到理解与安慰。

片中主要人物老郑与亮亮,身份设定既错位又互补。少年亮亮沉稳而懂事,中年老郑则天真而单纯,两人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影片叙事集中于老郑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时间,对他在生活中的挣扎,对善良的坚守,寻找自己、证明自己,想好活一把的追寻,都进行了细腻描摹,看得观众既笑声不断,又感受到深深的疼痛与揪心。

在影片结尾,老郑静躺的身影与洁白的雪原形成强烈反差,既映照出他长久的孤独,也透露出不息的生命韧性。

“这是两个孤独的靈魂相互照亮对方,传递的是一种温暖积极的力量。”王晓丰说。

## 玉门景观:为小人物境遇注入壮阔底色

“我出生在兰州,在这里生活了25年。这个故事的创作,基于我的生活经验。我相信,每一位甘肃观众,都能与之产生深切的情感共鸣。”王晓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兰州的街巷、风土人情,是他写这个故事的起点。只是,一次意外的机会,他去了玉门老市区,即刻被那里独特的气质所吸引,像极了他小时候对兰州的记忆与感受。于是,影片的取景地就放在了玉门。

无论是影片前半段手持摄影营造的真实感、临场感,还是老郑回归理性后画面稳定的固定镜头……玉门老市区独特的城市风貌并非单纯为电影提供背景,而是深度参与叙事,成为塑造人物命运与情绪氛围感的重要力量。那些充满故事感的居民区、老厂房、有着涂鸦的体育场与风蚀的戈壁呈现出一种近乎天然布景的年代感和沧桑感。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物的日常举动与情感波动被赋予了更广阔的背景,人物微小的处境被辽阔土地悄然放大。

导演善于用镜头捕捉祁连山区的辽阔,人物被置于画面底端,而天空、戈壁与风声占据更大的留白,使这片土地在视觉上形成一种宏阔的压迫感。小人物的生命轨迹在这片土地上显得格外渺小,却也因此更具真实的重量。当亮亮带老郑到洞穴中祈福时,二人在戈壁黄

土之上停步回望,在苍茫的外景映衬下,小人物的坚韧、困顿与挣扎在这片地貌中获得了具象化表达。

“甘肃酒泉玉门老市区,这是个极好的地方,我要在这里待一个月,我会发现它的美。”“1990年的汽车站和周边几家小店,时间仿佛停止了。”这些张颂文拍摄期间的随感,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玉门老市区那种略带沧桑却又充满生命力的氛围恰好为这个角色提供了完美的背景板。

## 淳朴方言:让人物和故事扎根土地

在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里,语言并不只是一种交流方式,而是一种让人物落地、让故事扎根的力量。王晓丰介绍,作为本土化表达的重要载体,主创团队在创作初期就达成共识,片中主要人物要说甘肃方言,让观众从声音里感知地方风情和生活温度。

演员曾柯琅是四川人,他在片中塑造的亮亮相细腻又坚韧。谈及如何诠释角色时,他坦言,第一步肯定是先去了解当地的语言,特别是掌握了方言中一些特别的说话腔调或技巧时,这个人物就成功了一半。他在片中的甘肃口音对白,让观众忍俊不禁,笑声连连。

张颂文饰演的老郑,充分考虑人物身份背景,他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轻松将甘肃街巷里的淳朴气息带上银幕。

而电影中的本地角色,则使用更为自然的本地方言,尤其是一些朴实又诙谐的生活化对白,引得观众会心大笑,也使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更接地气,更加牵动人心。

## 美食入镜:甘肃味道成为叙事的情感密码

在影片中甘肃美食并非作为地域标签点缀画面,而是推动人物关系、释放情绪、串联故事的重要叙事密码。影片中多场戏份都集中在老郑的家里或者小饭馆,围绕一碗普通却热气腾腾的甘肃美食展开,为观众呈现出一种既真实又有温度的当地人生活肌理。

老郑在一家老面馆里吃牛肉面时,镜头从拉面师傅手揉的面团,到清亮汤色,蒜苗辣子落入碗中,再到老郑端着碗在店门口蹲下放松地大口吃面。这一幕让不少现场观众在电影院随声应和,这是一种只有在甘肃生活的人才懂的味觉记忆。导演用这碗牛肉面承接观众的情感落点,一碗面成为进入人物内心的情绪转折点,而非简单的生活展示。

另一桥段里,老郑在家教亮亮做臊子面,聊起彼此的过往。手抽的面条、锅里不断翻滚的臊子汤,与角色之间逐渐打开的心结相互映

照。这场吃面谈心的戏不仅展现了人物日常的情感表达方式,也让外地观众理解了甘肃人在朴实食物间流露出的温情与坚韧。

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戏份——吃炒羊拔拉。导演刻意保留了小城街区的烟火气,铁锅被明火烘得滋滋作响,桌子上放着杏皮茶,飘出的香味成为老郑和亮亮和解的开端。这种以本地食物作为情绪缓冲与心境转变的叙事方式,让甘肃味道不仅是观看体验,更是情感触点。

银幕上的甘肃食物不仅让人看到“吃什么”,更让人感受到“怎么生活”“如何表达情感”。以美食为线索,影片构建起属于甘肃的日常情感密码,使本地观众在熟悉的味道中获得共鸣,也让外地观众看见一种真实、有温度的西北生活。

正如影评人崔学富所说,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是一首饱含希望的赞美诗。导演用纪实性的镜头捕捉戈壁小镇的荒凉底色与那些粗粝、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如蒸腾着热气的美食,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现实肌理。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胆运用超现实手法,将生命的沉重与精神的轻盈融为一体。最终,当老郑与亮亮的故事落下帷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特别的友谊,更是电影作为人文价值载体所试图揭示的现实本质。

(王莉 赵安然采访整理)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海报

影评

电影《野果之歌》——

# 青春光影中的乡土离歌

□ 赵 勇

电影《野果之歌》近日在院线上映。该片由青年导演李斌彬执导,张谦、林恒担任编剧,徐兆寿担任艺术顾问,杨华担任艺术指导,赵丽瑾担任总策划,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师生参与摄制。

影片讲述了一个农村青年从大城市返乡又出走的故事。“离乡”和“返乡”在文艺作品中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叙事中屡见不鲜且经典众多。“离乡”与“返乡”叙事的背后,是乡土社会城市化变迁中显性的、坚硬的、不可逆转的时代车轮与隐秘的、柔软的、回头张望的个体情感之间的张力。那么,对成长于“后乡土时代”的这一代青年,在他们的视野和镜头中会如何表达和处理这一题材,值得探讨。

电影《野果之歌》选择了一种淡化故事冲突、消解人物成长与刻意隐匿宏大主题的“文艺片”式叙事策略与表现方式。影片中男主人公青年陈羽在回乡后与亲人、朋友之间都有交流,但这些交流都像漂浮于表面的碎片,勾连不起一个完整的乡居生活图景,也不会产生激烈的情感碰撞,就连他与乡村女教师程琳之间的情感戏份都有种梦境式的疏离感。在传统的经典乡土叙事中,我们会看到各种冲突,包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作者需要以这些激烈的冲突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以及对这一主题蕴含的各种社会文化、个体情感和群体心理问题的思考,复

杂的冲突体现的其实正是作者内心对乡土复杂而沉重的感受。而在这部影片中,故事冲突被淡化,体现的是该片的编导者这一代青年内心对于乡土的潜意识中“游离”的情感态度,而这种“游离”感本质上则是源于“90后”深度乡土生活的缺失。大部分农村的“90后”青年都是早早地离开家乡到城市学习或者工作,导致他们并未深度参与农村的农业生产,也没有建立起深度的农村社交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还未真正地“扎根”农村便已离乡远赴城市,这也让这一代人的“返乡”显示出与经典乡土叙事中的“返乡”截然不同的方式。可以说,影片的这一处理方式虽然让影片的故事性变得平淡,但却在有意无意间准确地切中了这个时代的乡土脉搏,并且展现出对离乡与返乡这一传统题材的新视角、新表达与新思考,其中潜藏着一种多元化、新的乡土叙事的可能性。

《野果之歌》的声画视听呈现出一种“静水深流”的古典美学气质,比如晨雾中若隐若现的牛群,烟雨中的农家院落,竹林覆盖下山上蜿蜒曲折的公路,以及白天和夜晚都在无休无止落下的雨,都显示出一种巴山夜雨“欲说还休”的古典意境。但影片并未停留在这个古典意境对人物和故事的渲染上,而是在这一意境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表达和突破,对古典意象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现代主义艺术处理。也就是说,该片不是为了表现纯粹的古典主义田园诗意,也不是借乡村的生态景观来反衬城市化



电影《野果之歌》剧照

和工业化,而是试图彰显一个主题:乡土不只是景观上的乡土,更应该是心理上的乡土,有情感上深沉的依恋,有对自己是属于乡土的一部分的发自内心的认可。不论城市文明还是乡土文明,外在的景观如不能与人的内心发生交融,这些景观对于个体来讲就都是浮光掠影而没有实质的意义。

作为“90后”的青年电影编导,能将镜头聚焦乡土这一主题的确难能可贵,但该片存在的一些不足也有必要指出。尤其作为一部乡土题材的院线电影,“虚”的部分太多而“实”的部分太少,也反映出影片的青年编创者对“乡土”这一厚重语词的社会文化理解还有待加深。

杂谈

## 微短剧创作随感

□ 王浩南佳敏

微短剧作为当下快速增长的内容形态,依靠短视频平台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加之其创作周期短、回报率高等特点,深受制作机构与观众喜爱。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微短剧行业。然而,夯实微短剧的创作根基,才能在艺术质量上有所提升。笔者就微短剧创作“六感”浅谈一点感受。

第一是定位的明确感。首先要明确定位的本质,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迅速达成的“叙事契约”。在微短剧中,此契约必须在秒级时间内建立。通俗来讲就是打磨剧本,需要一个明确的类型定位。这个不管是短剧还是电影,如果混合了太多剧作元素,没有清晰的类型界定,也就失去精准的受众分析。诚然在当下创作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复合类型,比如悬疑加入情感元素、加入家庭元素;又比如悬疑类型中,加入刑偵元素,好像很难去界定它们属于哪种类型,但即使这种复合题材,也需要以一条主要情节为核心,其他支线为附属而存在,其本质也是进行了清晰定位。定位关键是不能什么都写,什么都要,一定是存在有的放矢,让观众看清楚主线的情节布局和人物的行动。

第二是画面氛围感,包括画面、摄影、声音、造型等内容。画面氛围感决定了视觉质感。微短剧要在极短时间内抓住观众、传递情绪,它不仅仅要“画面好看”,而且要通过视觉元素系统性地营造一种特定的情绪、风格和感觉,让观众瞬间被带入故事世界中,使其在无意识中体会角色的感受,从而产生情感共振。因此也说明,摄影指导的重要性,他负责整个画面的感觉。

第三是人物的清晰感。成功的角色是一个清晰的符号,以便被瞬间识别。但为了增加深度,需植入一个关键的“人格悖论”。这个悖论点,正是角色从“功能符号”向“拟真人格”跃升的跳板,也是观众情感投入的锚点。但是要注意,人物的极致感受要符合逻辑,而不是情绪的拼凑。简单来讲,就是不论什么样的故事人物,他的行动要符合性格,符合常理。

第四是叙事的节奏感。当下影视行业,微短剧的节奏可谓亮点频出。显露出神经—影像被激活的路径,追求前十五秒效应,每个“情节节点”的设置,都类似于一次“神经点击”,旨在维持观众的注意力和产生愉悦感。神经—影像的激活是基于创作者与受众共同推动完成的美学体验。

第五是情绪的代入感。分析微短剧的“爽感”背后,情节的推进,实质是道德语法的可视化过程,反派是“恶的代表”,主角行动是“正义的执行”,结局是“道德秩序的恢复”。观众的“爽”,源于看到这套语法被完美实践的满足感。另外,情绪代入感中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即情节的纠葛。无论是兄弟姐妹间的纠葛,还是男女间的纠葛,都能体现创作的吸引力。情感的纠葛,很容易让观众代入角色视角,试图领悟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缘由。

第六是传播的共情感。现如今微短剧成为一种“社交媒介”的工具,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弹幕、评论区、表情包,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共情空间”。共情是内容的情感入口,传播是内容的扩散路径。

总而言之,微短剧的创作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而对于创作者而言,更应该不断推出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正如导演饺子所言:“我们相信,观众不会拒绝有诚意作品。”

